

張家口歷險記

——憶說馮玉祥所謂抗日同盟軍

徐思賢

四十多年前的往事，回憶起來一清二楚，現在的事却很容易健忘，這大概是歲月不饒人，新的腦細胞比不上舊的腦細胞來得根深蒂固。我個人的感受是如此，不知道其他同樣年齡的人是否有此現象。

參加華北抗戰

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底，我所隸屬的陸軍第四十二師駐在北平以北的順義縣，抵抗日本對華侵



本文作者民國二十二年在北平任四十二兵站站長時的照相，時年二十四歲。

略，監視並制止日偽漢奸的蠢動。筆者本身的職務是第四十二兵站站長，辦公處設在北平西單甘石橋前北洋政府時代財政總長梁士貽的官舍，三進四合的大宅院，門口有可停六輛汽車的停車場，誠然氣派非凡。我進住此院將近一年，堪稱抗日戰爭中最豪華的居所。是年五月卅一日下午三時，接到順義師部的密電，命將待運補給的糧秣、彈藥、圓鋸、十字鎬等，改運平綏線之懷來縣（屬察哈爾省）。師部的行動方向，依據塘沽協定五項內容之第一款，由原駐地而向西移動。

過八達嶺

補給品的數量是否安全抵達，兵站長負有重大的責任。六月二日搭平綏線鐵路穿過工程浩大的八達嶺隧道，前後兩個特大號的火車頭，一個拉着車廂，一個在後面推着前進，其坡度之陡，全國鐵道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。如老牛拖着重載的車輛，車頭上發出喘喘吼聲，好不容易上到頂端南口車站，看到發明連接車廂掛鈎的（這個掛鈎即稱為詹天佑）詹天佑銅像，連想到中國人的智慧超人，感覺做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；凡經過此地的人，對詹天佑銅像莫不肅然起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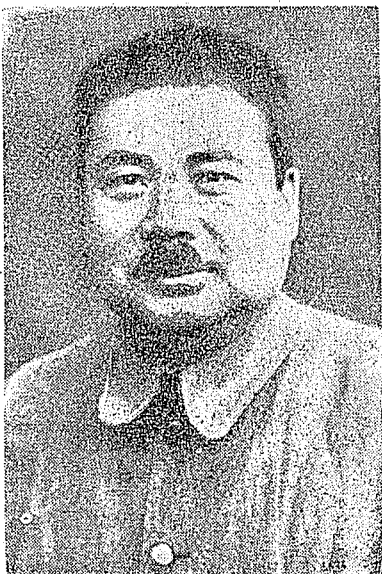
。懷來縣就在萬里長城邊緣，到達師部後，即向有關部門的各長官述職，翌日與柳旅長同遊世界聞名的萬里長城。城牆位於山的稜線，沿山而築，每塊城磚估計在五十公斤以上。孟姜女哭倒城牆，乃是往古的神話，嚇倒美國人尼克森，才是真實的近事。在歸途中進到一所廟宇，在供棹上放着一雙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時逃難所穿的草棉鞋（烏拉草製成），當時是坐轎抑是走路穿的？爲什麼過懷來時將此鞋丟棄廟中？一定有其原因，但當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城時，慈禧太后出走的狼狽情形則可想而知。

張家口之行

六月三日師部接軍分會電報，已派高參涂思忠將軍前來懷來，並指定派我便裝隨同進入張家口，其任務由涂將軍面述。當時聽參謀長轉達馮師長的命令，命我在懷來車站等候列車到站，與參謀長上車會見涂將軍，此去任務乃係策動馮玉祥部隊認清立場，服從中央，不可盲從附和，在懷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下，不可藉抗日之名，擴張武力，割據一方。車停十五分鐘，會晤涂將軍後參謀長下車向師長復命，我隨車西行，涂將軍雖係舊識，過去曾在北平軍分會見過面，但在軍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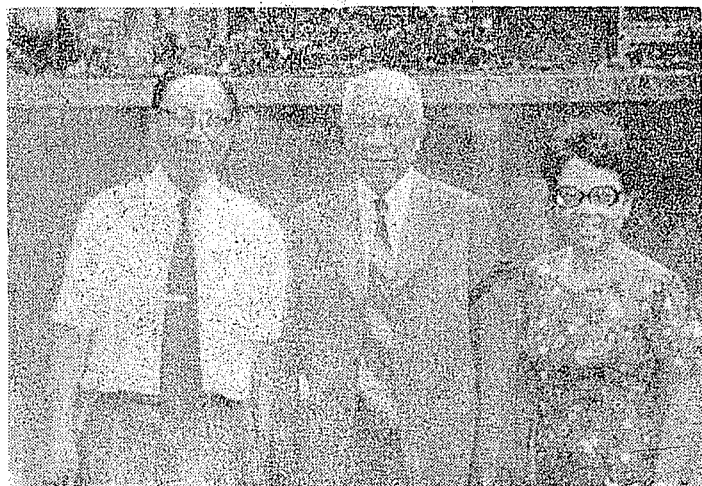
交談之下，始知涂將軍是廣東焦嶺人，是北伐初期追隨總司令 蔣公及何敬公（應欽）的忠貞幹部，由於與涂將軍面談，對此行任務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：一、馮玉祥反覆無常，政府已與日本軍方簽訂塘沽協定，馮玉祥仍打着抗日盟軍的旗號，冒充賣空，給政府增加困擾。二、已有一部份先遣工作人員抵達張家口。三、必要時我師部隊相機支援，使此偽「抗日同盟軍」接受中央整編。

抵達張家口（亦稱萬全縣）是黃昏時間，在市區行走的軍人多過百姓，軍服左口袋上很多佩帶將官符號，後面隨從着四個或八個衛士，不知底細的人，總以為大軍雲集，是以將領甚多。但據先遣人員所收集到的情報，事實上只有軍、師名義，毫無實力，隨身帶着幾名衛士的所謂將領，全是馮玉祥所委派。我們下榻怡和洋行第二層地下室，連夜整理資料約談，確有實力的幾個師長



民國二十二年，在張家口自封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馮玉祥。

給予番號，指定集中地點。第二天清晨換穿便裝去澡堂洗澡，各人來一碗口蕪麵，也算是勞頓後的輕鬆享受。在返回怡和洋行時，首先傳來消息，昨晚馮玉祥將部將門炳岳斬首在某旅社門口示衆，到黃昏時傳來馮玉祥貼出通緝涂思忠、徐思賢，併懸賞五萬元的佈告。得此情報後，涂將軍立即利用先遣人員的無線電向北平軍分會請示機



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涂思忠將軍（中）與本文作者（左）在台北合影，右為本文作者夫人。

宜，復電指示，速撤離張家口，移往宣化待命（懷來張家口之間）。

化裝潛行脫離虎口

我們隨即囑先遣人員請張家口車站負責人設法準備車頭一個，停在加水添煤的中間，涂將軍與我于午夜化裝潛行至車站，冒險攀登車頭，兩人躲藏在煤棚內，渡過六小時煎熬，在拂曉時安抵宣化，兩人相對不相識，因為涂將軍和我都是滿臉煙煤，祇有眼珠稍留白圈。住進旅社，涂將軍立時電報北平軍分會，我亦電報懷來師部，我們在張家口兩天的工作，已確實把握實力的馮玉祥部隊秘密調至指定地點集結，所剩下來的那些十枝八枝槍的空頭番號，也亟待整編。假借抗日名義，陰謀擴充自己實力的所謂「抗日同盟軍」總司令原形畢露，馮玉祥對涂思忠和筆者本人恨之入骨，必欲得之而甘心，但是我和涂將軍既已脫險逃離虎口，馮玉祥眼看大勢已去，祇得電請軍分會派員整編，並願將「抗日同盟軍」旗幟放下。

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九日我與涂將軍第二度在張家口車站下車，馮玉祥以過氣的同盟軍首腦，布衣腰帶，親來張家口車站，手持紅卍字旗在站台歡迎，被歡迎下來的涂思忠、徐思賢二人，正是三天前他所要懸賞通緝的一對。出火車站，祇見十步一崗，兩邊崗兵手持上刺刀的步槍，槍口向外，我們的座車直駛圖書館，舉行整編會議。由涂將軍擔任主席，即時商討給予番號。馮玉祥在此情形下，祇求今後留其本人一條出路。當將

此項結果電呈北平軍分會，奉指示另派專員負責部隊之整編訓練，待命調遣。涂將軍和筆者隨即返回北平，以免馮玉祥有詐。晚後後專車返平，約定述職後我們二人在西單商場去聽了一場王××的大鼓，藉以消除十天來精神緊張。涂將軍比我年長十二歲，階級比我高，從此成爲患難之交，同在北平，常相敘晤，軍事的重點南移之後，我們在北平空閒時打打保齡球，有時候也參加一

些場面上的應酬。上班的時間，則盡忠職守。以上這段塘沽協定簽訂後的插曲，除非參與其事者恐怕很少有人知道。筆者原拿槍桿，而今退休，深覺筆桿要比槍桿重要，特搜索枯腸，追記如上，願軍界及文壇先進不吝指教。

閻別重逢

涂將軍與我分手四十三年，去年總統 蔣公仙逝，涂將軍爲弔唁 蔣公專程由某地奔喪來台

，借居其內弟家。其內弟亦姓徐，寓所正在舍間對門三樓，涂將軍早餐必在我家，其他時間與僑團一起活動。其間並曾由我陪同至國父紀念館瞻仰總統 蔣公遺容，不禁涕淚縱橫，一代偉人從此長逝，怎不令身爲部屬學生者爲之痛悼。蔣公移靈慈湖後，涂將軍即分赴各地參觀國家建設，四月廿九日仍返某僑居地，臨行前我夫婦特與涂將軍合影留念，下次相晤，又不知何年月日了！

「談余叔岩」讀後

劉昭晴

讀本刊第十九卷第三期孫養農「談余叔岩」一文，深感有補充之必要。

孫養農說：「（陸素娟）邀余氏同兩位小姐到德國飯店去吃一頓飯，聊表謝忱（感謝余氏爲其說打漁殺家），不過是泛泛應酬，算不了一回事，不知怎麼被一位報館記者知道，第二天就在報上把這件事給登出來，並且還張大其詞的描寫一番。余氏看了這篇記載，心裏很不自在，況且那天有他兩位小姐在座，以未出閣的閩女跟北里中人來往，如果傳揚出去，於

乎動武，幸虧有人從中勸解，就痛罵一頓悻悻而返。後來這家報館還要聯合同業對於余氏一致聲討，不惜因此興訟，幸而雙方朋友竭力調停，才算和平解決，一場風波，化爲烏有。」

實則余家兩小姐不只到了德國飯店，而且還和陸去逛北海公園，因爲在飯店吃飯見到的人不多，遊北海公園便難免引人議論。那張報紙就是以談戲出名的「立言報」，那位記者就是吳宗祐兄，吳宗祐後來曾辦「童伶選舉」，

余氏這一打報館，的確打出禍來，猶憶那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前後之事，恰逢漢奸白堅武（原係吳佩孚舊部）叛亂，在永定門外鐵甲車上砲擊北平城，幸被萬福麟部救平，北平當局立即宣佈戒嚴。余氏之打報館恰在戒嚴時期，當然給立言報社一個藉口，使用特號字登出余在戒嚴期間竟敢如何，而大作其文章。「雙方朋友竭力調停」確真有其事，立言報社長金達志也算是自不好惹，最後還是和解了事。

面子上不好看，所以就更加的不高興；再加上有些好事之徒，在旁慫恿，順着他的心意把報館痛加貶辭，他更火上加油，怒不可遏。適巧這家報館離他家不遠，他當時也未加考慮，就帶着朱家奎氣沖沖的到報館去辦交涉，報館當然不肯認錯，各人說各人的理，相持不下，幾

使小梅蘭芳李世芳登上「童伶主席」寶座。按立言報社在宣武門外椿樹×條胡同，自與余氏相距不遠，孫養農說「幾乎動武」，則有替余氏隱諱之嫌，余叔岩當時帶了十幾個人前往，確把立言報社打了個啼哩嘩啦，並非只痛罵一頓悻悻而返。

惟在和解宴上反是金氏先到，當余氏到後，他還做「連環套」的寶二墩，說了聲「擺隊相迎」（金亦係有名之淨票），面子雖給了余叔岩，但人人都知道這是金氏過人之處。事情一幌已有四十年，尙猶如昨日，令人不勝感慨系之矣！